

欽定唐書

卷百四
十六之
五十二

唐書卷一百四十六

宋端明殿學士宋祁撰

列傳第七十一

二李

李栖筠字貞一世爲趙人幼孤有遠度莊重寡言體貌軒特喜書多所通曉爲文章勁迅有體要不妄交游族子華每稱有王佐才士多慕向始居汲共城山下華固請舉進士俄擢高第調冠氏主簿太守李峴視若布衣交遷安西封常清節度府判官常清被召表攝監察御史爲行軍司馬肅宗駐靈武發安西兵栖筠料精卒七

千赴難擢殿中侍御史李峴爲大夫以三司按羣臣陷賊者表栖筠爲詳理判官推原其人所以脅汙者輕重以情悉心助峴故峴愛恕之譽一旦出呂譴崔器上三遷吏部員外郎判南曹時大盜後選簿亡舛多僞冒栖筠判析有條吏氣奪號神明遷山南防禦觀察使會峴去相栖筠坐所善除太子中允衆不直改河南令李光弼守河陽高其才引爲行軍司馬兼糧料使改絳州刺史擢累給事中是時楊綰以進士不鄉舉但試辭賦浮文非取士之實請置五經秀才科詔羣臣議栖筠與賈至李廙以綰所言爲是進工部侍郎關中舊仰鄭白二

渠溉田而豪戚壅上游取磴利且百所奪農用十七栖筠請皆徹毀歲得租二百萬民賴其入魁然有宰相望元載忌之出爲常州刺史歲仍旱編人死徙踵路栖筠爲浚渠廝江流灌田遂大稔宿賊張度保陽羨西山累年吏討不克至是發卒捕斬支黨皆盡里無吠狗乃大起學校堂上畫孝友傳示諸生爲鄉飲酒禮登歌降飲人人知勸以治行進銀青光祿大夫封贊皇縣子賜一子官人爲刻石頌德蘇州豪士方清因歲凶誘流殍爲盜積數萬依夥歛間阻山自防東南厭苦詔李光弼分兵討平之會平盧行軍司馬許杲恃功擅留上元有窺

江吳意朝廷以創殘重起兵卽拜栖筠浙西都團練觀察使圖之栖筠至張設武備遣辯士厚齎金幣抵杲軍賞勞使士歆愛奪其謀杲懼悉衆度江掠楚泗而潰以功進兼御史大夫則又增學廬表宿儒河南褚沖吳何員等超拜學官爲之師身執經問義遠邇趨慕至徒數百人又奏部豪姓多徙貫京兆河南規脫儒科請量產出賦以杜姦謀詔可元載當國久益恣橫代宗不能堪陰引剛毅大臣自助欲收綱權以黜載會御史大夫敬括卒卽召栖筠與河南尹張延賞擇可爲大夫者延賞先至遂代括會李少良陸珽等上書劾載陰事詔御史

問狀延賞稱疾不敢鞫少良珽覆得罪死帝殊失望出
延賞爲淮南節度使引拜栖筠爲大夫始栖筠見帝數
奏明辯不阿附帝心善之故制麻自中以授朝廷莫知
也中外竦眙栖筠素方挺無所屈於是華原尉侯莫陳
怵以優補長安尉當參臺栖筠物色其勞怵色動不能
對乃自言爲徐浩杜濟薛邕所引非真優也始浩罷嶺
南節度使以壞貨數十萬餉載而濟方爲京兆邕吏部
侍郎三人者皆載所厚栖筠并劾之帝未決會月蝕帝
問其故栖筠曰月蝕脩刑今罔上行私者未得天若以
儆陛下邪繇是怵等皆坐貶故事賜百官宴曲江教坊

倡顓雜侍栖筠以任國風憲獨不往臺遂以爲法帝比
比欲召相憚載輒止然有進用皆密訪焉多所補助栖
筠見帝猗違不斷亦內憂憤卒年五十八自爲墓誌贈
吏部尚書諡曰文獻栖筠喜獎善而樂人攻已短爲天
下士歸重不敢有所斥稱贊皇公云子吉甫

吉甫字弘憲以蔭補左司禦率府倉曹參軍貞元初爲
太常博士年尚少明練典故昭德皇后崩自天寶後中
宮虛卹禮廢缺吉甫草具其儀德宗稱善李泌寶參器
其才厚遇之陸贄疑有黨出爲明州長史贄之貶忠州
宰相欲害之起吉甫爲忠州刺史使甘心焉旣至置怨

與結懽人益重其量坐是不徙者六歲改郴饒二州會
前刺史繼死咸言牙城有物怪不敢居吉甫命菑除其
署以視事吏由是安誅破姦盜窟穴治稱流聞憲宗立
以考功郎中召知制誥俄入翰林爲學士遷中書舍人
劉闢拒命帝意討之未決吉甫獨請無置宜絕朝貢以
折姦謀時李錡在浙西厚賂貴幸請用韓滉故事領鹽
鐵又求宣歙問吉甫對曰昔韋臯蓄財多故劉闢因以
構亂李錡不臣有萌若益以鹽鐵之饒采石之險是趣
其反也帝寤乃以李巽爲鹽鐵使高崇文圍鹿頭未下
嚴礪請出并州兵與崇文趨果聞以攻渝合吉甫以爲

非是因言漢伐公孫述晉伐李勢宋伐譙縱梁伐劉季連蕭紀凡五攻蜀繇江道者四且宣洪斬鄂彊弩號天下精兵爭險地兵家所長請起其兵擣三峽之虛則賊勢必分首尾不救崇文懼舟師成功人有闕志矣帝從之礪復請大臣爲節度吉甫諫曰崇文功且成而又命帥不復盡力矣因請以西川授崇文而屬礪東川益資簡六州使兩川得以相制由是崇文悉力劉闢平吉甫謀居多吐蕃遣使請尋盟吉甫議德宗初未得南詔故與吐蕃盟自異牟尋歸國吐蕃不敢犯塞誠許盟則南詔怨望邊隙日生帝辭其使復請獻濱塞亭障南北數

千里求盟吉甫謀曰邊境荒岨犬牙相吞邊吏按圖覆視且不能知今吐蕃繇山跨谷以數番紙而圖千里起靈武著劒門要險之地所亡二三百所有得地之名而實喪之陛下將安用此帝乃詔謝贊普不納張愔旣得徐州帝又欲以濠泗二州還其軍吉甫曰泗負淮餉道所會濠有渦口之險前日授建封幾失形勢今愔乃兩廊壯士所立雖有善意未能制其衆又使得淮渦阨東南走集憂未艾也乃止中書史滑渙素厚中人劉光琦凡宰相議爲光琦持異者使渙請常得如素宦人傳詔或不至中書召渙於延英承旨迎附羣意卽爲文書宰

相至有不及知者由是通四方賂謝弟泳官至刺史鄭
餘慶當國嘗一責怒數日卽罷去吉甫請間劾其姦帝
使簿渙家得貲數千萬貶死雷州又建言州刺史不得
擅見本道使罷諸道歲終巡旬以絕苛斂命有司舉材
堪縣令者軍國大事以寶書易墨詔由是帝愈倚信元
和二年杜黃裳罷宰相乃擢吉甫中書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吉甫連蹇外遷十餘年究知閭里疾苦常病
方鎮彊恣至是爲帝從容言使屬郡刺史得自爲政則
風化可成帝然之出郎吏十餘人爲刺史自王叔文時
選任猥冒吉甫始簿其員人得敘進官無留才又度李

錡必反勸帝召之使者三往以病解而多持金啗權貴至爲錡游說者吉甫曰錡庸材而所畜乃亡命羣盜非有鬪志討之必克帝意決復言昔徐州亂嘗敗吳兵江南畏之若起其衆爲先鋒可以絕徐後患韓弘在汴州多憚其威誠詔弘子弟率兵爲犄角則賊不戰而潰從之詔下錡衆聞徐梁兵興果斬錡降以功封贊皇縣侯徙趙國公德宗以來姑息藩鎮有終身不易地者吉甫爲相歲餘凡易三十六鎮殿最分明裴均以尚書右僕射判度支結黨傾執政會皇甫湜等對策指撻權彊用事者皆怒帝亦不悅均黨因宣言殆執政使然右拾遺

獨孤郁李正辭等陳述本末帝乃解吉甫本善竇羣羊
士諤呂溫薦羣爲御史中丞羣卽奏士諤侍御史溫知
雜事吉甫恨不先白持之久不決羣等銜之俄而吉甫
病醫者夜宿其第羣捕醫者劾吉甫交通術士帝大駭
訊之無狀羣等皆貶而吉甫亦固乞免因薦裴垍自代
乃以檢校兵部尚書兼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爲淮南節度使帝爲御通化門祖道賜御餌禁方居三
歲奏蠲逋租數百萬築富人固本二塘溉田且萬頃漕
渠庫下不能居水乃築隄闕以防不足洩有餘名曰平
津堰江淮旱浙東西尤甚有司不爲請吉甫白以時救

恤帝驚馳道使分遣賑貸吉甫雖居外每朝廷得失輒以聞六年裴垍病免復以前官召吉甫還秉政入對延英凡五刻罷帝尊任之官而不名吉甫疾吏員廣繇漢至隋未有多於今者乃奏曰方今置吏不精流品厖雜存無事之官食至重之稅故生人日困冗食日滋又國家自天寶以來宿兵常八十餘萬其去爲商販度爲佛老雜入科役者率十五以上天下常以勞苦之人三奉坐待衣食之人七而內外官仰奉稟者無慮萬員有職局重出名異事離者甚衆故財日寡而受祿多官有限而調無數九流安得不雜萬務安得不煩漢初置郡不

過六十而文景化幾三王則郡少不必政紊郡多不必
事治今列州三百縣千四百以邑設州以鄉分縣費廣
制輕非致化之本願詔有司博議州縣有可併併之歲
時入仕有可停停之則利寡易求官少易治國家之制
官一品奉三千職田祿米大抵不過千石大曆時權臣
月奉至九千緡者州刺史無小大皆千緡宰相常袞始
爲裁限至李泌量閑劇稍增之使相通濟然有名在職
廢奉存額去閑劇之間厚薄頓異亦請一切商定乃詔
給事中段平仲中書舍人韋貫之兵部侍郎許孟容戶
部侍郎李絳參閱蠲減凡省冗官八百員吏千四百員

又奏收都畿佛祠田磴租入以寬貧民德宗時義陽義章二公主薨詔起祠堂于墓百二十楹費數萬計會永昌公主薨有司以請帝命減義陽之半吉甫曰德宗一切之恩不可爲法昔漢章帝欲起邑屋於親陵東平王蒼以爲不可故非禮之舉人君所慎請裁置墓戶以充守奉帝曰吾固疑其冗減之今果然然不欲取編民以官戶奉墳而已吉甫再拜謝帝曰事不安者第言之無謂朕不能行也十宅諸王旣不出閤諸女嫁不時而選尚皆繇中人厚爲財謝乃得遣吉甫奏自古尚主必慎擇其人江左悉取名士獨近世不然帝乃下詔皆封縣

主令有司取門闕者配焉田季安疾甚吉甫請任薛平爲義成節度使以重兵控邢洛因圖上河北險要所在帝張於浴堂門壁每議河北事必指吉甫曰朕日按圖信如卿料矣劉潼舊軍屯普潤數暴掠近縣吉甫奏還涇原畿民賴之八年回鶻引兵自西城柳谷侵吐蕃塞下傳言且入寇吉甫曰回鶻能爲我寇當先絕和而後犯邊今不足虞也因請起夏州至天德復驛候十一區以通緩急發夏州精騎五百屯經畧故城以護党項而已旣而果邊吏妄言六胡州在靈武部中開元時廢之置宥州以處降戶寓治經畧軍居中以制戎虜北援天